副门

青石街_{NEW SUPPLEMENT}1368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曾经写过不止一篇文章,叙述一个嫁女儿的老丈人痛苦;婚前与女婿约法三章,若对女儿不好,拎把斧头砍上门去;女儿就是人质,女婿相当于绑匪,我低三下四拍女婿马屁,只希望绑匪对人质手下留情……总之,在老丈人眼中,女婿就是恐怖分子,他们新组的小家就是一个火药桶,随时随地会爆炸。幸好他们的小家远在万里之遥,我们不在一起生活。否则,依我的暴脾气,和那个一米八零肌肉凹凸的女婿不打上八架,起码也应该吵上七八五十六架了。

匆匆十多年过去,火药桶并未引爆,小 夫妻安好如初,连当年我们亲手从产房抱出 的外孙女儿,也亭亭玉立,出落成一大姑娘 了。而且,小两口教育有方,外孙女儿成绩 优异,小学未毕业就被新加坡一所最好的中 学提前录取了。女儿全家很高兴,知道我们 老两口最想小孙孙,年底就带外孙女儿回国 了。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雪乡会合,让 生长在赤道的外孙女儿见识一下什么是雪, 尝一尝东北美食。然后,全家返宁团圆。柴 米油盐,半个多月一起生活,我对女婿突然 有了新看法。比如这个一顿能吃下几斤肉 或几十个蛋的大块头,我过去老怕他会仗着 -身疙瘩子肉,欺负女儿。实际上我发现他 也是一家之主,极有老母鸡护雏的家长风 范,小心翼翼地呵护他两个心爱的女人,每 次出门扛行李拎包,累得像头骆驼也不让她 们吃力。平时吃东西,他也总是紧女儿和老 婆先吃,等她们吃剩下来,他才打扫战场。 这两个女人被他惯得不成样子,尤其是外孙 女儿,每次吃到她不喜欢的,咬一口立马扔 他碗里。气得我不止一次教训她,己所不 欲,勿施于人,不能这样欺负爸爸!而女婿 似乎习惯了,总是笑眯眯地将她们的剩饭剩 菜一股脑儿包圆,一句怨言没有。

其实细想,女婿也是学霸,外孙女儿成绩好,许多也得益于他。就拿奥数来说吧,我是一点不懂,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有许多不明白,所以外孙女儿一做奥数题就喊爸爸。爸爸不在家,她就无人辅导。小家伙聪明得很,也精得要命,平时只要爸爸不在家,什么人都不怕,妈妈叫她做作业,半天喊不动她。只要爸爸在家,那就是老虎在山,猴精女儿乖巧得很,做题演算,十分自觉。小夫妻俩也经常吵架,有时候为了孩子,有时候什么也不为。就比如这半个月在一起生活,我多次发现,女儿常常为些鸡毛蒜皮小事发作,且当着我们老两口面就冲

他。都说当面训子,背后训妻,虽说现在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,但你也不能当着丈人丈母娘面让他下不来台啊!每到斯时,我就十分紧张,生怕他们吵起来。而我发现,大度的女婿并不计较,还赔笑脸,向女儿道歉,哄她破涕为笑。说实话,我也是为人夫、为人父的,像吃剩饭、哄老婆这些软功夫,换我就做不到。将心比心,我觉得女婿不容易。

说实话,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,生活 的确不易。女儿女婿这些年在国外拼搏,工 作并不轻松,成天忙得团团转。就是回来度 假这短短半个月,我看他俩总是抱着手机, 不停联系工作,有时深更半夜了,还开视频 会议。从哈尔滨回到南京,我说你们这个礼 拜别管孩子了,忙你们自己的事去,我们老 两口带娃娃玩。汤山猿人洞、阳山碑材…… 我们领着外孙女儿跑了一处又一处,有时干 脆住宾馆不回家。女儿女婿两人也是各跑 各的,这个今天去上海,那个明天到无锡,老 妻抱怨:这哪是度假呀,吃顿团圆饭时间都 没有。我说你知足吧,他们能把外孙女儿借 我们玩几天,就已经隆恩浩荡了! 小外孙女 儿也可爱,看她个子不小,行事说话还是娃 娃气,逗得我俩捧腹大笑。怕她夜里打被, 我们就让小家伙睡我们卧室旁边。夜里两 点半,我习惯起床给她盖被,隐隐听到门外 似乎有动静。打开门,穿过漆黑的走廊,发 现客厅里隐隐有光。蹑手蹑脚走过去,妈 呀,黑洞洞的客厅里,影影绰绰一个身形高 大的汉子歪在沙发上,红光绿光聚焦在脸 上,狰狞诡异地一闪一闪,吓得我头皮发麻, 后脊梁冒出一股冷汗,正欲脱口惊呼,就听 轻轻一声:爸!我才缓过神来,认出是女婿, 正在电脑前忙碌。我颤抖着声音问,大半夜 的,你不睡觉干什么?

话一出口,我就后悔了。女婿业务涉及 国外股市,常常深夜看盘。怕影响妻子睡觉,悄悄躲到客厅来;又怕让我们知道,所以 没敢开灯,甚至空调都没打开,就歪在沙发 上将就。看他一脸尴尬,睡衣单薄地抽着鼻子,我一阵阵心疼——是啊,男子汉大丈夫, 撑门立户的压力使他丝毫不敢懈怠!心头 蓦地闪过一个词:乘龙快婿——唉,做父母的,不舒望你们成龙成凤,只要能过个安生

黑地里,我有一肚子话……想想,没说。 客厅太冷,我打个寒战,轻轻说声,睡吧,明 早起来还要忙!

初识碧山,是应南京大学好友之邀。踏入碧山村的那一刻,仿若误人时光深处的静谧之境。村口老槐树盘曲如龙,枝干苍劲,叶片轻摇,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我每到一处陌生之所,有个习惯,便是早起去逛逛当地的市井街巷,第二天,天蒙蒙亮,碧山村还在被夜色笼罩着。雾气在巷弄间弥漫,石墙与屋瓦似蒙着一层薄纱。偶尔传来几声犬吠,在寂静中回荡。村庄里炊烟袅袅,空气中弥漫着烟火的味道,村民厨房不时地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,远处群山围绕,脚下溪水潺潺,好似一幅山水田园画卷,我想,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"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"的生活写照吧。这是一个未经雕琢的村庄,宛如一颗遗世明珠,宁静而美丽,沉醉其中,让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。

我在村中行走张望着,看见一座低矮的搭 建房子,房门半掩着,门口挂着一块小木牌,上 书"芳芳小舍",这个名字令我心生好奇。于是 透过门向内窥探,看似个小巧的会客厅,小茶 几上铺着蓝印花布,几把椅子围成一圈,屋 内墙上挂着蓑衣、戏服以及一些老物件等 等。正当我还想一探究竟时,一位老人从里 屋走了出来。他头发略显稀疏,却梳理得极 为规整,可谓一丝不苟。身着干净整洁,西 装内搭着一件拉链毛衣,颇具文艺范儿,显 得很有调调。他客气地与我打招呼,并邀我 进屋入座,我觉得有些意外,也有点不好意 思,便在门口与他攀谈起来。我好奇地问他 这个小屋子缘何叫"芳芳小舍",他的神情骤 然黯淡了下来,凝重地说道:"我老伴去年离 世了,她的名字里有个芳,我女儿嫁到外地 去了,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芳字,我很想念她 们……如今只剩我一人在家了……"闻此言出,我顿时鼻子一阵酸楚,内心五味杂陈。他讲述着和家人一起的场景,我感受到老人那细腻且真挚的情感,不禁对老人心生敬意。

我的话题就触碰到了老人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,感觉自己像闯了祸一样,内心不安起来, 便小心翼翼沉默不语,老人也有所察觉,迅速 调整了自己,重新绽开笑容,再度热情地邀我 进入他那小小的会客厅。就座后,老人便开始 滔滔不绝、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起碧山来,边 说边捧出他的影集,图文并茂地开始向我展 示。当翻开影册时,我再度被震撼了,影册里 记录了碧山的点点滴滴,影册足有半人高。碧 山的今朝往昔、碧山的变迁,都被他逐一记录 了下来,每张照片下面皆标注了拍摄时间。老 人告诉我,他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,年轻时就 攒钱购置了一部黑白的海鸥相机,一有闲暇便 用相机记录着碧山,老人自豪地说:"我还在北 京开过影展呢!"老人告诉我他叫"姚立兰",喜 欢交友、读书、书法、养花、听音乐、聊天、过自 由自在的浪漫生活。他又盛情邀请我参观他了的小花园"芳芳园",欣赏了他培育的好多盆 栽、植趣作品。和姚老相识的短短二十分钟 里,我看到的、听到的和感受到的,就是他倾注 了对家、对生活和对碧山的热爱!

临别之际,姚老拿出一个本子,让我给他留言,我在本子上写下了罗曼·罗兰的一句话:"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",这句话蕴含着深刻又积极的力量,即便知晓生活有诸多不易与真相,却还能怀揣热爱,在我眼里,他是个英雄,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英雄!

小雪那天非但没有雪,气温还比较高。也难怪,老祖宗创制二十四节气时,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为参照的。我所在的里下河地区属于长江流域,两者之间的气温还是有悬殊。

上午九点过后,沐浴着初冬的暖阳,驱车去乡下出人情。路程不远,到了目的地,时间还早。我便与一位同是客人的老者,在亲戚家周边转转。

现在的农村与我记忆中的农村大不一样了。亲戚住在一个由几十户人家组成的集中区内,都是单门独院。每户有小菜地,还有花坛,有绿有花,行走其间,感到十分舒坦。小时候的农村初冬,一片凋零,除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麦苗,几乎是清一色灰蒙蒙的。

我在一户门前停下。眼睛紧盯着一串串紫花,还有在暗绿的叶子遮掩下长且扁的豆角。我知道那是扁豆,似乎又有些怀疑。头转向老者问:"初冬了,扁豆还没拉藤?"

老者微笑着说:"可能是你离开农村的时间长了,不记得啦,扁豆是农村豆类中生长时间最长的,二三月份栽种,直到十一二月才枯死,如果冬季气温高,时间还会延长。"老人指着眼前的扁豆继续说:"你看,扁豆藤还蛮有劲的,扁豆花还在开,小豆角还在长。扁豆一年吃到头,绝不是夸张。"

老人的话激起了我的回忆。老家人喜欢栽种扁豆,扁豆性泼,生长要求极低,墙根、猪圈旁、篱笆脚下,只要可以攀缘而上,都是扁豆生长的地方。栽种时施足底肥,记得浇浇水,便能蓬蓬勃勃地生长。一到盛夏季节,白扁豆花如一只只小小的白蝴蝶,微风里翩翩起舞,生动极了。紫扁豆花在阳光下发出紫色的光,耀眼迷人。扁豆特别肯结荚,一户人家栽上三两棵,保管吃不完。扁豆怎么吃呢?嫩扁豆连皮带仁炒了吃,水嫩而香。稍老一点,煮了吃,到了深秋,扁豆烧芋头是农民的家常菜。如果豆角的表皮干皱了,说明太老了,不适宜煮,而只能吃豆仁,或者留着做种了。

我走近扁豆架,摘下一串紫色的扁豆花,仿佛一下子回到了 童年少年,回到了长满扁豆的老家。

老人摘一串豆角,认真地看着,稍后,又将目光转向我,我感 到他有什么话要说。

我问:"您是想起了什么吗?"

"这扁豆啊,到处都有,但来路却不简单。"老人顿了顿说:"据 史书记载,它是由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时,从印度带回来的,同时带 回来的还有黄瓜、刀豆、洋葱、大蒜、香菜,如果不是张骞,我们的 祖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这些瓜果蔬菜。"

我知道张骞出使西域,司马迁谓之为"凿空之行"(打通道路),我也知道张骞从西域带回不少科学技术和农作物,但不如老人知道得这么详细。

"您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?"我问老人。

老人如实告诉我,他早年是学历史的,后来下海经商,退休后回到家乡。他还说了他所在的村庄名,离我的老家远一点,知道,没去过。我们互通了姓名。

回亲戚家吃的那顿午饭虽不是珍稀佳肴,但弥漫着乡情乡味。地道新鲜的蔬菜不说,有两道菜特别人心,一道是菱米子(菱角)烧老鹅,一道是扁豆烧芋头,装在两只大号斗碗里,热气腾腾,缕缕鲜。还有一道是我从未吃过的菜——扁豆红烧肉。有一位客人说,这道菜是创新,他搛了一条扁豆人口,嚼了嚼,极其夸张地喊道:"扁豆比肉好吃,不信,你们尝尝。"我也搛一条扁豆,细品,确实如此。又有一位客人颇内行地说,蔬菜荤烧,大都能产生奇异的效果,像扁豆红烧肉,油都钻进扁豆内了,扁豆能不好吃吗?

扁豆红烧肉,味道真美。

必焦虑

□河南焦作

张君:

高邮

姚正

年关将至,各类事务突然多了起来。要打扫卫生、置办年货,做各种过年前的准备,还要照顾放假在家的两只"神兽"的吃喝拉撒,偶尔还要与久未谋面的朋友相聚一番。如此一来,惯常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,计划里该做的事情总是来不及做,该完成的任务也无法完成。

我自诩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,面对这种状况不免有些焦虑。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,过年聚餐比较频繁,不由自主地会多吃,而事务繁多又会削减我的运动时间——已经严重破坏了我的"减肥大计"。新春佳节,别人过得喜气洋洋,我却忧心忡忡,焦虑不已。

一天,听完我的苦恼,老公问:"你的计划是谁订的?"这还用问吗?当然是自己。"那计划又是为谁服务的?"老公接着问。我制订的计划自然是为我服务的,难道还是为你服务的?我白了老公一眼。老公嘿嘿一笑:"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,计划是为你服务的,而不是你为计划服务的。"

短短一句话,竟让我茅塞顿开。没错,计划可以用来规范和督促我们的行为,但不能成为我们行为的唯一指南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,我们可以随意改变计划,失去对计划的敬畏,把计划当作儿戏。而是说,任何事情一旦陷入"执念",就会从服务于我们的一种工具变成负担。

是的,我应该控制计划,而不是让计划来控制我。这是一种更强大的自律。未完成的工作可以在节后补上;吃多的几斤肉可以在日后多加锻炼减回去;打乱的状态也可以在"神兽"们返校后恢复。所以,何必焦虑呢?

如此一想,焦虑顿消。其实,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焦虑不都 是这样来的吗?不必焦虑,一切尽在掌握之中,只要你愿意。